



曲 艺  
春滿四海

山东人民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本集中共两篇河南墜子。

“春滿四海”通过抢救一个病在垂危的小孩的事件，歌颂了乡村医生李素芳，老社員陈大爷，生产队王書記见义勇为的高尚风格。

“夸女婿”是根据赵連甲同志所写的山东快書“爱八方”改編的。陈大娘对在福建前綫当战士的未婚女婿感到很滿意，見人就夸奖。可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发现女儿接連給不同的地区的小伙子写信，心中很不高兴，以为女儿对爱情不专。经过一番了解，才知錯怪了女儿。

曲 艺

## 春 滿 四 海

郭文秋、路 丁作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9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3773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6/9·字数14,000

1962年9月第1版 1964年10月第3次印刷

印数：5,601--10,600

統一書号：T10099·906

定 价：(5) 0.07 元

## 目 录

|                   |    |
|-------------------|----|
| 春滿四海（河南墾子） .....  | 2  |
| 夸 女 婿（河南墾子） ..... | 13 |

## 春滿四海

郭文秋、路 丁

一輪明月照山梁，  
雪月相映白茫茫。  
舉目看，樹木琳瑯披縞素，  
山巒層迭穿銀裝。  
西北風只刮得嗚嗚的响，  
山梁上迎風走來一位大姑娘。  
你看她急急忙忙把路趕，  
兩條腿拐拐顛顛象是受了傷。  
先上來，走几步就彎下腰把膝蓋揉晃，  
到後來實難忍就坐在路旁。  
待片刻爬起來繼續往前走，  
皺眉頭咬牙關痛苦難當。  
好歹的挨到了三岔路口，  
却又是停住身四下里端詳，  
東走走西走走主意不定，  
又轉腰又蹶兩汗出如漿。  
正是這姑娘發急噪，  
叭噠啦！一陣驚鈴响耳旁。

(数板) 鸞鈴响，抬头望，前面来了車一輛。  
一前一后两匹馬，腰肥肉滿毛发亮。有个老头車上坐，  
左腿搭在右腿上。赤紅臉儿圓又胖，两撇胡儿稍朝上，  
头戴皮帽穿棉袍，身材虽小倒硬棒。啪啦 啪啦 的打啊  
鞭，自己編戏自己唱。

他唱的是：“穷苦二字断了秧儿，

老汉我走在了腰字上。

送罢公粮回家轉，

不用問，俺老伴准得接出庄。

肚儿啊肚儿你不用把曲儿唱，

回家去准有好飯把你装。

我的个脾气她知道，

说不定还得鬧二两。”

他一边唱着把車赶：

(白)“駕！”

来到了三岔路口上。

姑娘急忙高声喊：

“同志，同志，借借光，哪条路通往罗山庄？”

这老头听見喊声把車停下：

(白)“吁——”

見一位姑娘站在路旁，上下一打量：

但見她，头发蓬乱辮子松散，

气急发喘口儿张，

虽穿着大衣却敞着扣儿，

肩膀上背着一个小木箱。  
大冷天头上却唼唼的冒热气，  
不用問，她是为了事急赶路忙。  
急忙伸手指给她路：

（白）“看見了吧，  
奔西北，沿山梁，一条道直通罗山庄。”  
这姑娘說了声“謝謝”就急忙走，  
倒惹的老头犯了思量：

（白）“咽？  
她为何一瘸一拐的走不动，  
莫非說地冻路滑她把腿摔伤。  
忽見她箱子上有个紅十字，  
老头急忙开了腔：“同志你先別忙！  
我問同志你貴姓？  
工作是干的哪一行？”

姑娘說：“我姓李，工作在白喉防治站。”  
老头說：“莫不是新来的大夫李素芳？”  
姑娘答道：“就是我。

（白）大爷你？”  
老头說：“你忘了，老汉我叫陈存良，家住在  
陈家塘。

我說李大夫，自从你在咱村看好了小双喜，  
哪一个提起来不夸奖，  
都說是你救了孩子的一条命，

双喜他娘还做了朵紅花在家里藏，单等你再去  
就給你戴上。

还有俺老伴儿，你大娘，  
說起你，就擦眼抹泪的疼的慌！  
她常說你，两腿上关节炎都是那么重，  
还为咱没黑没白的受风霜！……”

陈大爷感激称赞說不尽，  
可急坏了大夫李素芳：

“陈大爷，我有急事得赶快走，  
改日見面咱再叙家常。”

一句話提醒了陈老汉：

“咳！我正要問你为什么半夜里又奔罗山庄，莫  
不是又有孩子遭了病殃？”

大夫說：“正是有个小孩得了白喉症，  
这時間正在发高烧，治得慢了怕要死亡。”

又說声：“大爷再見！”轉身就走，

（白）“站住！”

陈大爷喊了一声站住就勒馬韁：

（白）“駕！喔噢！”

两匹馬倒退了两步来了个向后轉，  
李大夫見此光景愣在了一旁。

大爷說：“李大夫赶快把車上，  
我送你到罗山庄。”

李大夫連忙搖手說：“不可。

可不能把你的工作来耽誤，謝謝大爷的好心腸！”

大爷說：“我是送罢公粮回家轉。”

大夫說：“夜又深，天又冷，劳累你老也不相当。”

大爷說：“咱都是为了救人命，  
哪用鬧这些啰嗦腔！

叫你上，你就上，

現在說，時間可比那金子強！”

李大夫还有些犹豫不肯上，

急的他，唧唧唧，掂着个鞭杆砸車幫。

李大夫知道不可再舉，

急忙抬腿上了車廂。

陈大爷也一跃把車上，

啦啦啦，甩了个响鞭就撒开了鞭。

两匹馬八蹄蹬开驚鈴响，

那車似船遇順风又把帆揚。

哪管它山路崎岖車摇晃；

哪管它凜冽的寒风刺骨凉；

哪管它忽高忽低鞭鞭猛；

哪管它路滑崖陡危險非常。

李大夫車行如飞还嫌慢，

陈大爷的心情同样是焦急非常。

老覺着这馬不如往日快，

恨不能給它两个插翅膀，  
往日足光听鞭响舍不得打，  
今天却鞭鞭淨抽馬脊梁。  
李大夫巴不得立时見到孩子的面，  
陈大爷恨不能一鞭赶到罗山庄。  
一老一少一个心，  
都为救孩子命不亡。  
常言說心急失慎易出險，  
況且是地冻路滑月色蒼茫。  
这条路曲流拐弯不平坦，  
有一条深沟在路旁，  
猛听得吭吃一声軋在了冰块上，  
左粘轆滑下崖車要往下張。  
陈大爷喊了声“不好”忙跳下，  
一只手抓轆轤一手搬車帮，  
迭不的使鞭高声喊：  
得儿喔得儿喔的直了腔。  
那牲口一蹬一滑使不上劲，  
这辆車眼看着就要翻了廂。  
倘若是真的翻下去，  
人要是不死，也得重伤！  
李大夫連急帶吓滿头汗，  
陈大爷連吓帶急臉焦黃！  
李大夫順着車沿往下看，

呀！立时吓了个透心凉。

沟崖上七楞子八骨淨石块，

論深够上一丈八，跳下去准落个粉身碎骨迸  
脑浆。

再看那俩馬四蹄乱蹬有劲使不上，

陈大爷也手忙脚乱无了主张。

那輛車一个劲的往下墜，

眼看着連人帶馬要受伤。

就在这千鈞一发垂危之际，

噶啦啦啦，有一人騎着自行車，膀大腰圓高身  
量。

这个人見此光景忙跳下，

扔下車，奔向前，两膀一晃一使劲，扛住了大  
車，嘎嘎吱吱連声响！

他二人又是惊来又是喜，

举目抬头細打量：

見此人两只脚蹠住了崖上石块，

咬牙瞪眼用力量，

不要說車一翻就正確在他身上，

就是再墜一墜他也要在沟下亡。

陈大爷急忙惊叫：“那样太危險，  
要活命赶快躲一旁！”

那人說：“你还不快打馬！

再迟了咱們都要在沟下亡！”

陈大爷听此言如梦方醒，  
梆梆梆三鞭杆都抽在馬腕上。  
咳儿一声俩馬齐用力，  
咕嚕嚕嚕車上正路大爷收住了轡：  
（白）“吁——”

· 見那人只閃得晃了两晃，  
肩膀上棉衣挂破半尺长。  
露出了白花花的棉花他全不顧，  
爬上崖冲着大爷开了腔：  
“事情越急越要稳，  
夜間行車不能慌，  
要真的翻車出了險，  
你想想豈不更遭殃？”  
陈大爷連声說“是”又忙道謝，  
李大夫把原因說端詳。  
那人听說猛一怔：

（白）“哦？”  
忙說道：“我不了解情况請原諒。  
救命如救火，你們要多加小心快赶路，  
搭救孩子早到罗山庄！”  
隨說着从地下扶起来自行車一輛，  
一迈腿說了声“再見”就奔了南方。  
陈大爷看着那高大的背影叹了口气，  
忽然間又扯开了嗓門儿开了腔：

(白)“喂——！

同志你慢走留下名姓，  
我要在报上来表扬。”

那个人回头来说了声：“请快走！  
这点事儿哪值得登在报纸上。”  
话音一落人走远，

再看时，只有那月照大地一片苍茫。

他二人暗暗钦佩重把车上，  
陈大爷“哼儿喔”一声把鞭扬。

一路上哐唧哐唧铃响不住，  
不大会就到了罗山庄。

庄头上早有人赶上前来迎大夫，  
陈大爷也提着药箱跟进了病房。

见孩子喉头红肿身上似火烫，  
出气多进气少迎迷怏怏。

李大夫把心提到了喉咙上，  
他的娘紧抱着姣儿眼泪汪汪。

全家人都眼望着大夫齐问：“怎么样？”  
李大夫故作镇静答道：“无妨。”

急慌忙慎重检查细诊断，  
接着又消毒打针灌药浆。

待过了半个时辰药生效，  
这孩子忽然睁眼叫了声娘。

他的娘真如同沉入大海获异宝，

李大夫提起来的紅心才又归了膛。

全家人齐向大夫来道謝，

李大夫微微一笑开了腔：

“要感謝，就感謝大爷把我送，

若不然，这时也来不到罗山庄；

不要說这时还来不到，

就是迟一刻十有八九也得一命亡。”

众人又把大爷謝，

陈大爷也将胡子开了腔：

“咱們更应当感謝人一个，

这个人膀闊腰圓是个高身量，可就是不知他姓  
啥，叫啥，住在哪庄上。

要不是这人舍命把車扛，

怕只怕連人帶馬都在沟下亡，这辈子也到不了  
罗山庄！”

聽的大家发了愣，

忽然間一人推門进了房。

众人一見忙站起，

齐說道：“王書記你白天黑夜都是这么忙，还劳  
你挂心上。”

王書記忙把孩子的病情問，

陈大爷却走近了書記細打量：

只見他身高在七尺以上，

粗眉大眼面貌端庄，

又見他肩膀上的棉花露在外，  
陳大爺心里全亮堂，上前去抓住書記開了腔：  
“要感謝就感謝你們的王書記，  
他就是那舍命扛車的高身量。”  
書記放聲哈哈笑：  
“老大爺這話可不對茬，  
要說感謝，應感謝大夫盡責不辭勞苦，  
更應感謝老人家見義勇為來幫忙。  
可一家人別說兩家話，  
咱們大家互相關懷理應當。  
感謝二字不用講，  
要是講，那就面向北京感謝黨中央。”  
這就是“春滿四海”遍地暖，  
新中國如此的好風氣到處都發揚。

## 夸女婿

(根据赵连甲“爱八方”改编)

路 丁、谢 意

说了个大娘本姓陈儿，  
就是她娘儿两个过日子儿。  
陈大娘孤寡无儿只有一个女儿，  
名字就叫陈贵贞儿，  
今年整整二十五岁，  
只长得聪明伶俐有出息儿：  
个头儿不太高，  
算是个中等人儿，  
辫子不算长，  
也就是二三尺儿，  
漫长脸儿，自本色儿，  
雪白的牙，红嘴唇儿，  
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儿，  
忽泠泠的两只眼，  
到两头儿的双眼皮儿。  
前几年中学毕了业，  
能写会算知礼仪儿，

說出話，多和气兒，  
做出事兒，合情理兒。  
張大娘，李二嬸兒，  
東西院兒，前後門兒，  
街坊鄰居眾乡亲兒，  
哪一個不夸這閻女兒！  
陳大娘疼她疼的更够勁兒，  
真和那掌上的明珠差不離兒，就是她那心尖子  
兒。

好的讓她穿，  
香的讓她吃兒，  
早間冷來晚間熱，  
就怕姑娘受委屈兒。  
這姑娘工作就在紡織廠，  
說起來已經有了愛人兒，  
她那未婚夫在福建前綫當戰士，  
為咱們祖國看大門兒。  
前些時寄來一張半身象，  
陳大娘戴上那花鏡看仔細兒：

（白）喲！  
那四方臉，胖墩墩兒，  
重眉毛，眼有神兒，  
耳大口方鼓鼻子兒，  
粗胳膊，寬話子兒，

穿着軍裝戴鋼盔兒，  
兩顆獎章胸前挂，  
象似閃閃放光輝兒，  
臉面上似笑似不笑，  
一定是忠厚老實好脾氣兒。  
別看下身沒照上，  
我猜也猜個差不離兒，  
准是那虎背熊腰個子大，  
保險有这么粗的大腿根兒。  
甭提這大娘多么高興，  
笑的臉上都開了紋兒。  
把象片裝在那象框里，  
就挂到她家屋當門兒。  
做活對着象片做，  
吃飯對着象片吃兒，  
一会儿不見就象有點事兒，  
哪一天也得看上几十回兒，  
自己看着自己笑，  
不知不覺的就哼小曲兒。  
有時还把閨女看，  
拿着閨女比女婿兒，  
別看是她的親生女，  
好象見面是頭一回兒，  
看看眼兒，看看眉兒，